

H 冷暖人间

母亲与她的驴

■ 叶美

有一年春天，大概是我还没有上小学前，爷爷突然说自己不种地了，他来家里说要把驴卖给父亲。我记得正好白马死了，春耕在即，父亲确实需要一头牲口。

这头驴就这样来到家里，按照标准来算，它是高个，骨节宽大，土灰色，虽然小腿细长，但整体颇有阳刚之气。唯一的不足就是左眼是瞎的，向外鼓着，里面混沌一片。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点，和其他驴比起来，它有点沉默，在路上见到同类时，不会发疯地冲过去，顶多叫两声，只要一拉缰绳，它就老实了。

从一开始母亲的高兴就大过父亲，她觉得养驴比养马好，马太高大，暴虐，女人驾驭不了。驴不一样，驴性格温顺，因为个头的关系气势也不压人。母亲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从厨房拎出一桶水，站在旁边，看着它一口口喝下去，然后她会把它拌燕麦，之后才进屋做饭。

我记得大概就是从那年开始，每到春耕和秋收的时候，父亲也开始忙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忙些什么。他总是深更半夜回来，早晨起床就走，可是他不是一个有工作的人，和小镇上大多数男人一样，他是个农民，天知道为什么不着家。母亲对邻居说，一边落下泪来，因为即使忙得不可开交，他也照样出门，严格遵循自己的时间表。

母亲只好一个人赶驴下地干活，她能发出几种不同的命令，yu, wo, kao，意思是左转，右转，停下。她会故意把声音放粗，让气息完全震动胸腔，显得更有气势些。似乎这样驴会质疑她的权威。但其实驴的耳朵能分辨几个简单的发音，我想大概不在乎男女。

母亲变得越来越沉默了，但她从未失掉照料驴的耐心。此后的十多年间，每到农忙时，在父亲故意喝醉并把自己喝倒的日子里，我总是在早晨上学前看见母亲，她的脸沉沉着，她的手指飞快地忙活着，熟络地套鞍，那只驴温顺，低着头，像教堂一样静默地站立着，在她们之间有种默契。现在想来就是这默契一次次阻止了母亲伤心的时候从生活里掉下去。

这样的生活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去世突然中止。之后我去了南方读书，母亲不种地了，她把地包了出去，那头驴突然变得无用了，当我寒假放假回家，它很明显地显出了老态，走路像个瘸子踮脚，母亲对它照顾备至，白天她把大门锁好，让它在院子里自由走动，晚上温度低，她怕它冷，把它牵放在仓库里。我想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孤独寂寞的母亲就是这样每天一日三餐地喂它，准备草料，以此来度过时间的吧。

可是有一天母亲说有事要出门，临走时她告诉我，有人会来，给我钱就让他把驴牵走。我愕然，之前并没有听过她要卖驴，她竟一次也没和我提过，从母亲脸上我也看不出伤心或不舍，我也没有提出异议。后来当那个驴贩子把我四百块钱放在我手上时，窗外他的同伙正牵着它向大门走去，我一直盯着它，呆立着，看见它这座静默的教堂一点点地从我眼前消失。

H 小小说

查岗

■ 一叶

小程很爱打麻将，只要有空，他便去楼下的棋牌室“战斗”到三更半夜。由于久坐不动，时间一长，他的大肚腩日渐突起，血压也直线上升。妻子娟子很担心他的健康，便好言相劝，总不见其效，小程虽口头应承绝不打麻将，可背地里总偷偷摸摸地去棋牌室。娟子真生气了：“好，你不爱惜身体，就随心所欲地打吧。我眼不净为净，回娘家去。”小程慌了神，赶忙抢下娟子的包，赔着笑脸：“好，好，我不打还不行！我每天下班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哪也不去了。”

娟子见丈夫很有诚意，于是留了下来。第二天，娟子还特意买了一台跑步机让他在家锻炼身体。不久，娟子要到外地出差，她很担心丈夫“老毛病”再犯，丈夫却拍拍胸脯保证：“你就放心地去出差吧。我坚决不去打麻将，坚持每天在家跑步。”

可是娟子前脚刚走，小程后脚便像抹了油，风一样的又跑去打麻将了。四圈刚过，娟子打来电话：“喂！在哪？”小程一个激灵，赶紧示意麻友不要出声，说老婆查岗来了。然后他故意喘着气说：“我啊！在家跑步呢！”娟子又问：“真的在跑步？那这样吧，书桌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有一把卷尺，你拿卷尺量一下，跑步机长多少？宽多少？”小程万没料到老婆会使出这招，一分钟后，他故作聪明地答：“长2米2，宽50厘米。”娟子气呼呼地答：“抽屉里根本没有卷尺，家里的卷尺和长短尺子全被我带来了，你是怎么量的？分明是撒谎，说，是不是又打麻将了？”

H 名家翰墨

榴莲的记忆

■ 红笛

我对榴莲是情有独钟，就是喜欢它那种独特的味道，还有那种绵密的口感，闻着不香，有点像中医里的一味中药，有这种味道的地方，行人是要侧身掩鼻而过的。闻着臭，吃在嘴里却香，我喜欢的就是它那种怪异的味道，譬如我们常吃的臭豆腐、榴莲喜欢热带，譬如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越南，都是榴莲盛产的地方。说是品质好的首推马来西亚，泰国次之，新加坡又次之。

海口有榴莲卖，超市、水果市场里都有，也有挑着担子在街上卖的。论个卖的，剖开来卖的，用保鲜薄膜包好，按果实的大小优劣论价。榴莲和菠萝蜜一样，分干包湿包两种，干包脆，湿包粘，各有各的味道，端的看你的口味喜好了。现在海口市面上的榴莲都卖到十五六块一斤了，一枚榴莲称下来，总有五六斤重。我吃榴莲，喜欢买那些剖开后卖的，免去了挑选的麻烦，看着也货真价实。我喜欢吃干包，能一口气吃饱。榴莲热量大，营养价值也高，这些书上都洋洋洒洒的说得明白。东南亚国家的很多地方，老百姓是会把榴莲当主食的，不吃饭，吃榴莲就可以了。

第一次吃榴莲是在新加坡，也是第一次出国。耳濡目染总是有些新鲜的事。先说说一两件：首次出

去，公家免费做一套西服，还有一条领带，金利来领带。在新加坡，我们是以文会友，交流写作，来来去去总是西装革履。那时西装还不太有人穿，来来去去穿着也觉得一身精神。不像现在，户外工作的人都是穿着西服在爬脚手架。不由得觉得，一种服装，能穿到老少咸宜的地步，就只是能够体面，丝毫没有美感可言了。

穿着西装走动，见当地人总是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们，神态有些闪烁，我心里也觉得奇怪。直到有一天，一位来海南访问过的作家请吃饭，他开车来接，在宾馆的大堂里等，见我们这么一身行头鱼贯着从电梯里出来，登时睁圆了眼睛，说怎么穿成这样啊，不要穿成这样的不要穿成这样的。然后解释了半天，我们才明白过来。一个新加坡，往大里说是举国上下，往小里说是弹丸之地，触目所及，就我们这几位国际友人穿着西装来来去去的引人注目。后来我发现，日常里除了我们，见得着也穿西装的，就是酒店里把门的。新加坡酒店把门的多是印度人，个个身材高大威猛，皮肤黝黑，胡须遮面，白帕蒙头，西装套在他们身上，真的凭添不少帅气。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同行中有一位来自北方的同行，一次吃完晚饭，有华人作家请去唱歌，新加坡的卡拉ok大致和我们的相同，在公共的歌厅里唱，大家边喝茶边唱

歌，点了歌，轮到谁谁上去。什么唱法的都有，唱什么的都有。新加坡华人多，大家唱的也是国语，气氛融洽，没有在异国他乡的感觉。

在新加坡印象最深的还是吃榴莲。新加坡的夜市热闹，有美食夜市，有衣服夜市，有卖新加坡各种特产的夜市，也有专门卖榴莲的夜市。在靠近唐人区牛车水的旁边，傍长的一条街，都是卖榴莲的，各地的榴莲都有，品种多，价钱也便宜。一个五六斤重的榴莲，六块坡币便能买到最好的。

新加坡人喜欢吃榴莲，流连夜市的人也多，都是现买现剥现吃，街道两边有成排的桌椅，都坐满了吃榴莲的人。新加坡人也把榴莲当做宵夜来吃。我们也是跟着一起热闹，当仁不让地美餐一顿了。都说新加坡禁烟严格，逗留期间，以我的经验，并没有因为吸烟感到太大的不便，在露天可以吸烟，酒店有可以吸烟的地方，酒店房间也有专供吸烟客入住的房间。咖啡厅，餐厅，只要桌上有关烟灰缸，便表示可以吸烟；没有，就不能吸了，不然，会被罚得很重的。但除了在专卖榴莲的地方和家里，其他公共场所是绝对禁止吃榴莲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的味道。

我们常去夜市吃榴莲。一次，吃饱了，还剩一些，便打了包。到了酒店，门卫不让带进去，我们说是带回房间吃，门卫说是房间吃也不

行。怎么办呢，门卫想了半天，然后用了一个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手势，往远处示意，说，你们到那边去吃完再回来吧。酒店坐落在郊区，前面不远是一片长满灌木的荒地，再远便是一个叫什么山庄的公墓。不会是让我到那种地方去吃吧。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把榴莲交给门卫处理了事。

回国之前，新加坡诗人垂仰请客，问想吃什么，我说，吃榴莲吧。垂仰开着他的沙滩色的老奔驰车，买回了一大袋榴莲，那天，从早到晚作客他家，吃的只是榴莲。觉得那天我是把这辈子要吃的榴莲全吃完了。

海口街头，卖榴莲的仍然不少，有好的，偶尔也会有过嘴瘾，但对我来说，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有些绚烂之后的平淡了。

吃过那么多榴莲，就是没有吃过海南的榴莲。海南到底产不产榴莲呢，问过很多人，有的说没有，有的说有。说在海南热带亚热带分界岭以南，种有榴莲的，但产量不高，个小，果实也不丰满。问卖榴莲的，都说没有卖过海南榴莲。

海南很多地方气候与东南亚各国相近，应该是可以种植和收获榴莲的啊。在电脑百度了一下，见《海南日报》记载：三门坡镇种植的榴莲已有收获，并刊出解剖后榴莲果实的图片。看后心里暗喜，要是真的种植成功并普及开来，对于喜欢吃榴莲的人来说，还真是个好消息呢。

H 诗路花语

原始的信任协会

■ 臧棣

风暴过后，凡好的那一面
不妨交由小小的海鸥来协调。
沙滩必须足够美丽，
这样，涌动的海浪才不会
急于一个教训。没什么好比较的，
就好像你最常用的底片
是大海的影子。没有人知道
沙子信任的是什么。
沙子比我们拥有过的
最深的信任还原始。
而你仿佛并不急于回到原始——
无论我们的肉体里承受的黑暗
如何暧昧，至少我们留在沙子上的脚印
是可爱的。且没有例外。

中秋

■ 陈海金

谁激活一个节日
神话闪满浩瀚的夜空
秋风跋涉而来
桂香是唯一的行囊
生活将父老乡亲的肌肤
烘焙出一片古铜的色泽
伍仁 豆沙 莲蓉 叉烧
仿佛一声声散落的乡音
瞬间融入古老的村落
明月亮起千古的命题
回家的履痕
书写着乡情的诗行
信仰 习俗 团圆
注释优良的传统
赏菊 品酒 拜月
感恩悠悠的岁月
祭品在桌 欢声盈怀
思念的人在天涯
以乡愁勾兑千里的月光

乡愁

■ 余正斌

故乡，像是一阵风
轻轻地涌上我的心头
拂过我的全身，然后
进入我灵魂的深处
一阵风之后，仿佛
又下起了一阵雨
大雨滂沱，乡愁四溢
一条流向家的河流

和时间赛跑
跟星星比赛
故乡弥漫的色调
像似一个揪心的眼神
在岁月的纵深
穿过厚厚的玻璃层
落在我的心扉上
暗藏在血液里的燥动
遗留下了我灵魂的阵痛
和思想的硬伤

海螺姑娘

■ 肖权

那一年
正值春天
仙人掌花含苞待放
蝴蝶感觉有些迷茫
风不同寻常

那一年的夏天
海风一直在沙滩上徜徉
沙床上的彩色贝壳
是海螺姑娘出嫁前
换的旧装

秋天的风儿依然
带着夏季的热浪
冲向海边的木麻黄
蝴蝶停在吊床上
迷迷糊糊摇摇晃晃

四季的海南
沐浴着永远的阳光
海螺姑娘的沙滩
快乐地歌唱
风中依然
有花的馨香



椰乡(版画)

周杰 马琼颜作

H 动物档案

八哥小黑

■ 颜小烟

八哥小黑初来我们家的时候，是个阳光晴好的周末。许是很久未曾进食，它一直在屋檐底下盘桓不肯飞走。与它嬉戏了片刻，先生便洞悉了它的心事。只用一把小小的花生米，便牢牢抓住了它的心。

整个上午，八哥小黑就那么肆无忌惮地随着先生的口哨声在楼下的小院子里玩耍，一会儿飞上，一会儿飞下，一会儿停在先生的肩膀上，惹得儿子好生羡慕。

为了满足儿子的愿望，让八哥小黑有个舒适的家，公公特地从仓库里翻出了一个陈旧的鸟笼。经过一番大力清洗，八哥小黑终于在我们家定居了下来。

每天天没亮，小黑嘹亮的歌声一唱醒我们的美梦，儿子便心急火燎地跑到鸟笼前向小黑展示他吹口哨的技术，试图获得如爸爸一样的待遇。可小黑不是张着嘴巴乱啄，就是冲着儿子乱唱，完全无视儿子的情意。只有等先生走出了房门，小黑才会变回原来可爱的模样，像个兴奋的孩子，撑开了乌黑的羽毛，哼起了欢快的曲子。如此一来，儿子学吹口哨的信心不由大增。

于是，每天下班回来，不是看到儿子在向爸爸学吹口哨，就是看到儿子在对着八哥小黑吹口哨。平白无常的日子，因为八哥小黑的到来而变得情意绵长起来。

一天中午，玩得正酣的先生干脆把笼子打开，让小黑在家里大摇大摆地随意走动起来。儿子更是兴奋地追随着小黑，吹着他那还未成声的口哨。小黑有时飞落在窗台上，有时飞落在电视机前，有时在沙发上悠闲地踱着方步，有时还会停在儿子的肩膀上。更有趣的是，先生在卫生间里一打开水龙头喊它洗脸，它就真的轻快地跑过去伸出了它的小脚丫。我真的不知道是应该惊叹于它的聪慧，还是应该惊叹于先生的“神技”。

渐渐地，每天的中午成了小黑最期待的一段时光。只要是远远听到先生的声音或是脚步声，小黑就会撑开乌黑的羽毛，“咣，咣，咣……”地亮起歌喉，甚至还会含混不清。

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哥小黑还是会再次停在我们的肩上，亮起歌喉高歌一曲的。

地喊起先生的名字。

那段时间，父子两个常因为和小黑玩耍而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特别是睡午觉的时候，他们故意关着门窗，任由小黑扑棱着翅膀从南面的窗户，飞到北面的窗户，再从北面的窗户，飞到南面的窗户，四处寻觅他们的踪影。玻璃窗上的纱网最后都差不多让焦心的小黑给啄破了。

但是，这样的快乐时光持续了不过短短一周就意外终结了。那天下班回来，小黑忽然飞到我的肩膀上停歇，许是想与我表示亲热。可不明就里的我却因为紧张过度而大叫起来，把小黑吓了一跳，直接就往我的嘴唇上啄来。气急败坏的我对着小黑一通责骂，嫌弃起它那脏兮兮的样子来。

先生为了平复我的怒气，就直接带着小黑走进卫生间，准备给它美美地冲洗一遍。谁料水龙头的水一接触到小黑，它就突然尖叫起来，带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再也没有了洗脚的乐趣。

谁也没有想到，一次小小的洗澡事件，却让小黑再也无法兴奋起来。一听到先生回家的脚步声或是与它打招呼的声音，它就会把翅膀收得紧紧的，屏住了呼吸，满眼的恐惧，弄得先生郁郁寡欢了好几天，总是不忍靠近它。

过了几天，我们下班回来的时候，发现鸟笼里面空荡荡的，再也没有了小黑的身影，我们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落落起来。

没有了小黑的日子，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气息，可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满心满眼的惆怅。

又是一个晴好的周末，当我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向家门时，突然发现空荡荡的鸟笼里又出现了小黑的身影，只是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欢快，仿佛刚刚历经了一场沧桑。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只是小黑对我们的信任却再也不如从前了。虽然偶尔会哼起小曲，含混不清地喊起我们的名字，但那种贴心贴肺的感觉却是再也不见了。

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哥小黑还是会再次停在我们的肩上，亮起歌喉高歌一曲的。

H 草木芳华

落叶

■ 卫凤霞

傍晚的余晖里，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小径上。湛蓝的天空，云朵在不停地变换着形状和色彩。空气里暖洋洋的，并不灼热，这种感觉很好。路边的树叶闪闪发光，充满着生机。这真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傍晚。

海南岛最美的是夕阳，我喜欢在夕阳的映照下散步。当我静静地独自行走时，仿佛与这蓝天、白云，还有路边众多的花草树木融为一体。我听到了风与树叶的窃窃私语，甚至感受到了树木厚重的呼吸。一只鸟儿从眼前掠过，在我前方的小径上停下来，一边蹦跳一边觅食，一边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我。这时，我看到了一片落叶，金色与红色相间，在大片的郁郁葱葱的绿叶里，她是那么的醒目。这是夏季的一片落叶，她的茎秆折断了，奇怪的是，她并没有枯萎，近看这片落叶，还可以看到清晰的叶脉、完美的形状与靓丽的色彩，她甚至还洋溢着整棵树与夏季的热情与活力。我从这片落叶的身上看到了整棵树。可她就这么安静地死了，死的如此简单，如此从容。

就是这片落叶，她曾经在日出之前，悄无声息，很是矜持地等待着迎接曙光的洗礼。当太阳穿透厚厚的云层时，她轻轻抖落了身上晶莹剔透的露水，霎那间，美丽的身躯沾满了光辉。如果有风吹过，她立刻以妙曼的姿态，迎风起舞，散发出一种独有的韵味与热情。风是她的方向，她是风的使者，而她的灵魂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支撑她的大树。当太阳高高地悬挂在人们的头顶时，她与众多的叶子连成一片，洒下浓浓的凉意。

可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个傍晚，就是这片叶子，她突然间就凋零了，在一片生机盎然中独自告别。而她告别的方式，竟然是以最灿烂的色彩和最优雅的姿态，留给这个世界一个美丽的背影。当更猛烈的风把她从树木身边带走，带到了我走的这条小径上，她坦然地随风而去，而她美丽的灵魂依然回荡在风中。我在想，她一定会以另一种姿态复活，在树的梦里，在风的回忆里。她将重新回归到树的根部，扎根、发芽、抽出新绿，安静地等待着更深刻的存在。

自然界植物的死亡竟然是如此从容，来如一阵清风，死得也如此勇敢，如此安静，如此美丽，没有任何依恋和痛苦。即使凋零，也要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这就是树叶对树的深情吧！

突然间想到了母亲，她也是在这样一个夏日里离开的，母亲离开我已经多年。她没有那片落叶那么幸运，她受尽了疾病的折磨，无效治疗的苦痛，以及面对亲人们绝望的期待与恐惧，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她是睁着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她曾经请求我们，用一种她想要的方式让她安静地离去。她说那些话的时候，语气是平静的，没有一丝恐惧。现在想来，如果她能在我们的祈祷与祝福中，亦如那片美丽的落叶一样，从容、简单、面带微笑、安静地离去该有多好啊！